

14.09

YICHUNGHI
WENSHI
ZILIAO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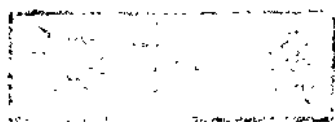
宜昌市文史資料

五

336000

宜春市文史资料

〔第 五 辑〕



政协江西省宜春市第四届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

1992年7月

封面设计：杨志勇
封面题字：黄维华
责任校对：刘异华



莫以宜春远，
江山多胜游。

韩愈诗

熊志华篆刻

宜春农业专科学校印刷厂印刷
准印证：赣内出宜字(1992)第36号
印数：2000册
工本费：2.50元



中国最古老的天文台——宜春鼓楼

张育麟 摄

秀江橋下水淪漣

館驛樓前浪拍天

杞說扶元洲李錦

洲邊人愛划龍船

秀江橋下水淪漣
館驛樓前浪拍天
拍天驚浪狀元洲
奪錦洲
逐人愛划龍船

清嚴思後表州竹枝詞
楊伯豪書



目 录

○峥嵘岁月○

- 宜春的土地改革运动……………柳志中 (1)
- 打响收枪第一炮……………吴渊涛 (9)
- 宜春的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运动……………彭太菊 (13)
- 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……………马先桂 (26)

○经济恢复时期○

- 宜春的三年经济恢复工作……………彭太菊 (37)
- 建国初期的宜春粮食工作……………周严森 (50)
- 第一次发行折实公债……………马先桂 (57)

○金融史料○

- 宜春苏区发行货币概况……………马先桂 (61)
- 建国前货币流通在宜春……………汤光琰 (66)
- 解放前后的金融事业……………李浩群 (70)

○抗美援朝拾零○

- 捐献“鲁迅号”飞机……………赖世英 (73)
- 四十年前的题词…………… (76)

○行帮与行会○

- 渔民帮与华佗会……………杨程远 (77)
- 宜春的行会组织……………刘家珍 (82)

○厂史○

第一家国营印刷企业的创建和发展……………刘异华 (85)

○文物撷英○

“三绝碑”重现异彩……………汪如高 (92)

鼓楼——谯楼——天文台……………东方霞 (94)

○回顾与回忆○

宜春政协工作的十年回顾……………周家文 (95)

回忆参加全国妇女工作会议……………刘瑞华 (108)

建回初期的宜春教育……………易培之 (116)

○蓝屋的威力○

“中国大陆救国党”覆灭记……………袁立威 (123)

瓦解反动会道门——“老佛祖”……………吴谢涛 (138)

○人物春秋○

乡贤轶闻三则……………易任涛 (145)

○民俗随笔○

九月十九朝观音……………易任涛 (148)

○读者中来○

有关史实的六点商榷……………袁正之 (150)

《古今诗坛咏宜春》值得一读……………榭如周 (49)

政协宜春市第四届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名单…………… (154)

榭者寄语…………… (36)

宜春的土地改革运动

柳志中

土地改革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、结束了封建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长期对农村的统治，完成了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“扫尾”工作，为日后的农业的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前提条件，这场运动规模大、范围广，革命的彻底性和工作的艰巨性，都是空前绝后的，也许在中国历史上，甚至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少见的。当时的干部都是20岁左右，年纪轻有文化，身体好思想单纯，革命热情高，工作劲头大，作风艰苦，经常和农民生活、劳动、学习在一起，与农民心贴心。农民对共产党十分感激，对干部十分尊敬，干部对农民群众也同样十分体贴、关心。党群关系、干群关系亲如一家，有鱼水之情。

土地改革这场暴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，不但是一场摧毁封建土地制度的决战，而且是一座培养、锻炼干部的熔炉，是对农民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以及社会主义前途教育，使人

民信仰共产主义，热爱共产党的大课堂。说句实话，现在回想起内心仍感到自豪。

土改前的准备工作

从1949年7月到1950年的上半年，大批工作队下乡深入发动群众，镇压伪县长谢祖安，派性流氓头子余定楷，以及个别影响大的封建械斗头子和土匪头子，肃清了国民党隐藏在山上的土匪，大大打击了敌人的气焰，广大贫雇农翻身作主的精神高涨，为后来进行土改打好了良好的社会基础。

具体准备是从1950年3月份开始的，如送一批干部去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学习，有区委书记，有共青团工作者，还有一批老革命根据地的积极分子。此外地委、县委自己也办了土改学习班，全县包括积极分子在内，共培训土改干部近1000人。1950年夏秋之间，在南庙的中村、白马、南庙，金瑞的2个乡进行了土改试点，摸清了阶级情况和各阶级占有土地、财产情况，以及各阶层对土改的认识情况，没有搞没收财产和组织对敌斗争，基本是和平土改。1950年10月15日，召开了全县人民代表会议，讨论了全县进行土改的问题。在此之前，还召开全县三级干部大会，学习了土改的政策、作法，进行了深入动员和具体部署。1950年10月21日，近1000名干部浩浩荡荡开赴农村土改阵地。

分期分批进行土改

宜春全县土改共分三期（不包括试点）。

第一期五个区：慈化、逸市、天台、金瑞、新田，时间是1950年11月进村，1951年元月底结束。

第二期四个区：彬江、西村、三阳、南庙，1952年元月开始，到3月10日结束。

第三期三个区：城关、下浦、双善。这期参加土改的干部较多，有本县的国家干部253人，外县来支援的115人（其中新余来70人、分宜来45人）共368人。其中县级干部8人，区级干部46人，此外千分之一的积极分子（即集体干部）数百人。

土改工作队进入阵地后，首先是召开各种大小会议，说明来意，大张旗鼓宣传土改的意义、政策、作法，讲清地主如何剥削农民，农民为什么会穷，农民穷是地主剥削去了，是“三座大山”压迫的结果，农民要过好日子，只有推翻三座大山，以及如何团结起来斗倒地主，翻身作主人的道理。开初阶级敌人散布许多谣言，恐吓群众，说什么国民党还会打转身啦，分了地主的東西将来要加倍偿还呀！别人身上的肉割来贴到自己身上长不稳呀，以及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，“农民苦是生坏了八字，命里注定”等等。经过反复宣传讲明道理，又抓来散布谣言的地主进行斗争，群众的觉悟提高了，胆子更大了，土改的积极性大大提高。

与此同时，干部一齐下到村、到户、到田里、土里、山里。一句话，农民在哪里劳动，工作队就在那里和他们一起劳动，在劳动中建立感情，在劳动中进行宣传、进行访贫问苦，为下一步扎根串联作准备。所谓“极子”，就是劳而又苦，苦大仇深的人，是贫雇农中的中心人物，这些人以后都是农会的骨干，有不少提拔当了地方政府的领导人，所以在访贫问苦中，从多方面了解，避免扎到苦而不劳的人为根子，一定要以劳而又苦、苦大仇深的人作为根子，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有阶级觉悟，才能有对敌斗争的坚决性。有什么种生什么苗，根子就是贫雇的种子。在扎好根子之后就由根子再去个别串联

其他贫雇农。早串联进来的人，感到自己政治地位提高了，很光荣，串联在不断进行，队伍逐步扩大。所以根子非常重要。根子好，串联起来的人也就好，根子不正串联起来的，是些懒汉、游手好闲的人，就没有威信。所以扎根是很重要的一点。然而真正的根子是要化精力去找的，因为苦大仇深的人就是发现了，不容易接近，由于他们受苦受压迫最深。他们的顾虑也多，有的是老婆拉后腿，所以工作队去找他们，他们借口走掉，有时工作队前门进，他后门出，有的只好追到田里土里，到他劳动的地方去；有的守到他家门口，看到他回来，赶快跟着进屋。使他躲藏不及，而只好接待。但见面一、二次是不会多说话的，总推说，这不知、那不懂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工作队员只有经常跟到他去劳动，和他一起吃饭，有的是单身汉的，晚上就和根子一起睡，有的根子只有一件“猪油渣”被子，有的人还有传染病，工作队员也要和他睡一张床，就在这种同吃同住同劳动中，逐步建立起感情，而将根子牢固地扎下来。

在访贫问苦中，同时对地主、恶霸等阶级敌人进行调查，搞清他们的罪恶，搞清他们剥削的比例以及剥削的方式方法，至于横行乡里，鱼肉乡民甚至造成血债的种种事实，更要调查清楚，以便下一步为划分阶级成份以及开展斗争作准备。在这段时间，根子出而经常召集串联进来的贫雇农开会，研究划阶级、研究如何开展对敌斗争。

这时农会组织，民兵、妇女组织都相继建立起来，在摸清各户的政治、经济情况之后，开始划阶级。划阶级是一种非常严肃认真的工作，既不能错划，也不能漏划，这是决定一户人的政治生命和经济生命的关键，不能漏划地主、富

农，也不能将贫农中农推到地主的阵营里去，不然，就会搞乱阶级阵线。所以当时内部掌握一条原则：一般情况下，地主占总户数4—5%，加上富农为7—8%，根据地区不同，有的地方可以多一点，有的地方可以少一点。还有一条规定：可划可不划的地主富农，可以不划，以争取多数，孤立少数敌人。在划阶级中，有几个阶级似是而非，要特别注意，一是地主与小量土地出租要慎重处理好。地主是有较多的土地出租，或雇工耕种，自己不劳动，完全以剥削为主，生活水平较高。而小量土地出租，顾名思义，只有小量的土地，自己确实无劳力耕种，生活水平低，地租收入只能维持起码的基本生活。还有一种是自由职业，这种人也有部分土地出租。但自己一贯以教书或其他正当职业，而且其职业收入是生活的主要来源。这种人不能划地主。还有一种地主兼工商业，或工商业兼地主，也应明确确定好，这要看他们经常的活动在哪方面，生活的主要来源是哪一方面。这界线也很重要，地主兼工商业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一员，就要剥夺政治权利，受到斗争。而工商业者兼地主，则工商业部分受到保护。在对敌斗争中，地主是一般斗争对象，恶霸、封建械斗头子是重点打击对象，比较守法的批判两次就放过去了，中农是团结对象，雇农、贫农，在农村是领导力量。当时的口号是：以雇贫农为骨干，紧紧团结中农，中立富农，打击地主恶霸。

阶级阵线清楚之后，接着就是没收地主的财产，这时广大贫下中农的积极性是很高的，在没收地主财产时，不知是策略，还是当时政策的变化，到现在也不清楚。就是在第一期土改，开始没收的前一二天都还在说，地主住房的生活用品、房同不没收。这样地主就将大量的新的衣、被、金银首

饰都集中放到自己的住房里。这样一来贫下中农就没收不到什么东西，即使有也是几项破衣烂袄。可是不到两天时间上面又来了精神，说全部没收，但没有扫地出门，这样地主留下来的，除身上穿的，所剩无几了。但留下了一定的粮食和炊事用具。有些狡猾的地主，在没收前，就将一些贵重的物品，如金、银都分藏在一些思想落后的贫雇农家里，有的埋在地底下，有的女人还藏到阴部里面，敌人那时什么办法都想尽了。真是魔高一尺、道高一丈，贫雇农也想出了不少办法，采取政治攻势，交待政策，有的是作好帮助藏了地主财产的农户思想工作，自动揭露敌人交出财产，将地主的一些浮财动员出来了。

在没收地主的财产和开展对敌斗争中，个别本身是地主家庭出身的干部，触景生情，他们联想到自己家里的情况，面思想产生动摇，工作消极，有的暗中流泪，发现后及时帮助他们，但是绝大多数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干部，听到贫雇农对地主罪行的控诉，听到地主如何残酷的剥削农民，迫使农民流离失所，有的打骂群众，强占民妻，逼死人命等血泪的控诉，认识到封建制度是反动的，他们觉悟大大提高。对敌斗争的积极性也就高起来了。

在对敌斗争中，最激烈的是对地主恶霸面对面的控诉，这是短兵相接，刺刀见红的时候。对一般地主，只是斗出隐瞒的财物就行，因为他们没有血债，只是经济上的剥削。对待恶霸、封建械斗头子就不同了。所谓恶霸，都有一定的政治或封建势力，欺压百姓，强占民妻，强奸妇女，强占土地，有的打死过红军、解放军，打死过老百姓，逼死过人命，他们的罪恶性质不同了。许多受害人的控诉，令广大听众声泪俱

下，同仇敌忾。群众十分痛恨。有的土匪，杀人放火，抢劫奸淫，群众更是痛恨这些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恶霸、土匪头子，一般都被镇压，依法予以处决。个别地方，由于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，存在严重的惧敌思想，斗争不起来，有的甚至将恶霸从斗争的台上被坏人和落后群众劫去了，有的是晚上从牢里私自放走，有的因而跑到台湾去了。由于总结第一期土改的经验，在对敌斗争中，后来更策略、更稳妥。第一期土改更激烈，在第二期土改的稍后期，在对敌镇压政策有所宽松，除了非杀不可的以外。一般没有镇压，有的如在第一期土改时可能枪毙的恶霸，可是到了第二期土改的后期，没有镇压，只判徒刑，有的在第一期土改要镇压的对象，当时逃跑了，到土改结束后才回来，也没枪毙，只判了几年徒刑了事，这种叫死里逃生，侥幸活下来了。

总之，对地主分成：开明的、守法的、观望的、罪大恶极的四种类型，政策上给予分别对待，这有利分化瓦解敌人，集中力量打击极少数顽固的恶霸。

经过没收财产和开展对敌斗争。地主封建反动势力的威风被彻底打垮，广大贫下中农扬眉吐气，过去低着头走路面带愁容的受苦人，现在是抬起头、挺起胸，说话也语重气粗了。当时农会打张条子，不论跑到省里、地委、县里，以及任何一个地区去办理有关土改的事，畅通无阻，到处笑脸相迎，热情接待，极力支持，迅速办理，不敢有半点为难。否则，一句话，阻碍土改，就可能将乌纱帽丢掉。

胜利完成土改任务

土改工作队进村以后，一部份人搞发动群众，开展对敌斗争。另外分了数人（主要是当时的高中学生，当地的小学

老师以及当地有些文化的农民)组成土地丈量小组,对没收的田、土、山林进行丈量,山冲角脑的低产田,就是估计的,根据产量几亩折一亩算的,每块丈量的土地,不论大小都单独有一张图纸,写明是谁的土地、面积以及四界。以后分配时只要拿出这张图,大家都清清楚楚的进行分配。分配斗争来的胜利果实,是非常紧张繁忙的。一般金银、首饰,农会留下做经费用于农田水利。衣、被、家具分给了农民,争执不大,比较顺利。但分土地,这是群众最关心,最认真的。政策规定,一般以原耕为基础,填坑补缺,抽肥补瘦,多出少补、好坏搭配。分配顺序是,先雇农、贫农、中农,分配土地工作队是最吃苦的。一般以农会小组为单位,几十户人家全部到齐,一个厅堂,挤得水泄不通,一动手分就是几天几晚,没有睡觉。眼睛都熬红了,脸色苍白。有的同志,待分完土地,就被累倒了,群众到处喊共产党万岁!大赞干部的功劳。不少干部由于工作忙,没有时间洗换衣服,身上生有不少跳蚤、虱婆,衣服成了理发店的揩刀布。但根有人叫苦,在精神上都感到非常愉快,感到为人民做了好事,完成了一件伟大的历史使命。据9个区114乡的统计,共没收并分配给农民的土地20余万亩,房屋3万多间,耕牛1800多头,农具5500多件,分配给5万多户雇、贫、中农。当时全县人均水田1.6亩。多的乡达到人均2.2亩。搞完分配后,接着整顿了农会、青年团、妇代会等组织,根少数农会还有个别的秘密的发展了党员。

宜春县的整个土地改革,经过一年半时间,到1952年3月胜利结束。

打响收枪第一炮

吴渊涛

解放初，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，安定社会秩序，人民政府进行了剿匪、收枪、反霸一系列的斗争。宜春是全区民间枪支最多的一个县，横塘又是全县民间枪支最多的一个村。横塘人多屋场大，打械斗出了名。宜春动手收枪，是从横塘这个封建堡垒开始的。

宜春首支收枪工作队，是从县委举办的青年干部训练班的学员中选调20名组成的。我是被调的一个。新组建的这支工作队，由南下干部王富领队，每人领取了一身麻布袋似的黄色衣服（是废棉加工的，叫“更生布”），一床四五斤重左右的被子，一床小蚊帐和牙粉、牙刷、洗面巾、茶缸，还每人发了一双布鞋，是群众“支前”赶制出来的。

下乡前，县委书记李春庵对我们工作队员讲了话，讲了解放军的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和收枪的任务。1949年8月10日，王富队长带领我们背着行李，冒着烈日从县城步行到横塘。天气虽然炎热，可是我们一路上还唱着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等革命歌曲，没有一个同志叫苦叫累，连脸上汗水也忘记擦，一股劲儿奔向目的地。

当天下午5点左右，工作队到达横塘，群众笑容满面地

喊着：“解放军先生来了！”“我们是人民子弟兵，不是先生。”工作队员回答。群众以最尊敬的语言欢迎工作队的到来，这是史无前例的。群众在旧社会里，称国民党兵叫“丘八”、“兵古佬”、“粮子人”，对比之下有天壤之别。

我们选择了一个叫“文公祠”的祠堂住下，大家忙着打扫卫生，抬门板打“平铺”，床上的被子折得四方整齐之后，队员们就分头接近群众，与群众笑谈相处，教群众唱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、《解放区的天，是明朗的天》等革命歌曲，每天晚上时间，组织群众唱革命歌曲，一个星期之后，全村的屋里、坪里、众厅里都可以听到歌声。

队长、队员不分官兵住在一个“平铺”（统铺）上，为了提高警惕，晚上轮班守夜，每班2人值2小时，没有钟表计时就以“线香”代理，每照完2支香换班一次，守夜的手无寸铁，赤手空拳，可是没有一个叫“怕”的，只凭一股不怕死的勇气和铁的革命意志，大家异口同声地说，为革命死也光荣。当时，我们工作队都是“供给制”待遇，每月可领取5毛钱的零用钱，当时会抽香烟的同志只能买二、三两黄烟；自己办伙食，每餐不离白菜、南瓜。要吃上一餐猪肉，还得等到区政府召开工作队员会才能尝到一点。南下干部由于是北方人，一开会就吃饺子，我们都是地方干部，吃饺子很不习惯，也吃不饱，还是要吃那种蔬菜粗米饭。队员们吃饭的米，都是打借条向地主家要，地主拿到借条可以抵“支前粮”、“退租粮”。

无论是到县城或者区里开会，都是步行，还要背上被子、蚊帐和日用品等大包行李，每天在乡下工作走家串户了解情况。为了得到可靠的真实情况，还要与知情者交朋友，